

王勇英“弄泥的童年风景”系列



弄泥木瓦

NONGNI MUWA

王勇英◎著



YZLI0890114654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王勇英“弄泥的童年风景”系列

弄泥木瓦

NONGNI MUWA

王勇英◎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FUJIAN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弄泥木瓦/王勇英著. —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6

(王勇英“弄泥的童年风景”系列)

ISBN 978-7-5395-4064-1

I. ①弄… II. ①王…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7426 号

弄泥木瓦

——王勇英“弄泥的童年风景”系列

作者:王勇英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http://www.fjcp.com e-mail:fcph@fjcp.com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7 层(邮编:350001)

经销: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福建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开本:700×920 毫米 1/16

字数:160 千字

印张:13.75 插页:2

印数:1—10150

版次: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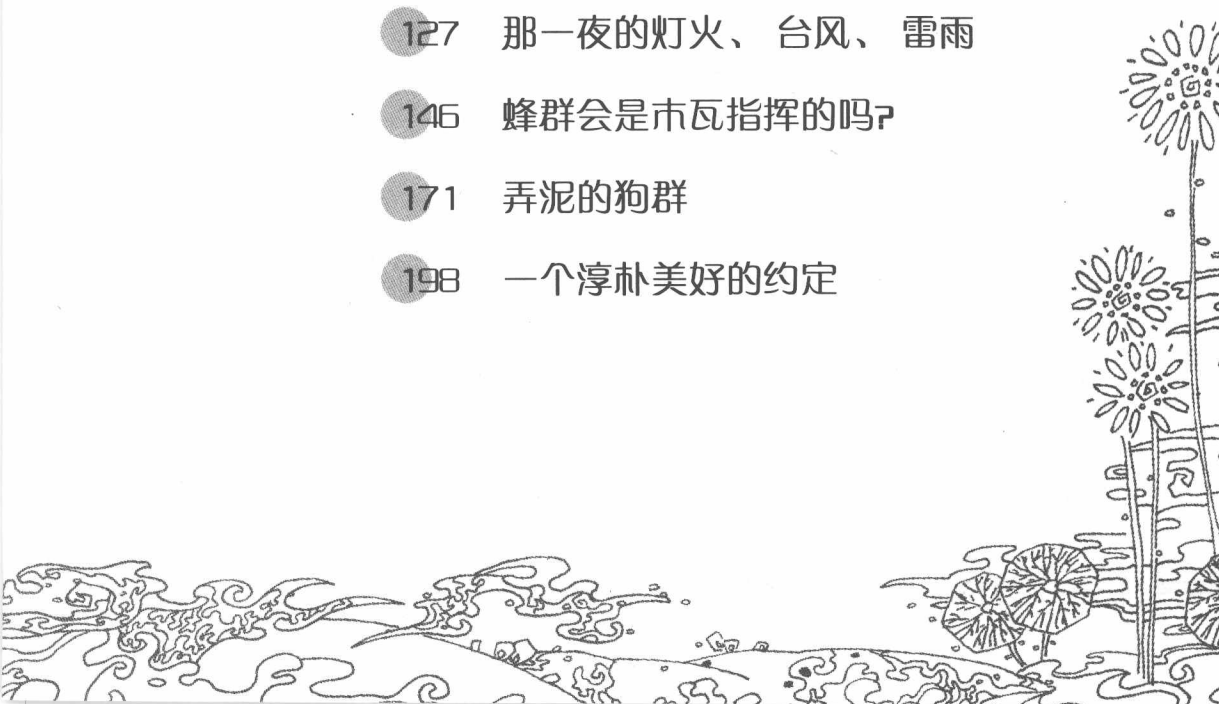
ISBN 978-7-5395-4064-1

定价: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1 弄泥的草药垛子
 - 30 顽童的树架桎
 - 66 山旮旯里的市瓦
 - 96 扫把紫花花
 - 127 那一夜的灯火、台风、雷雨
 - 146 蜂群会是市瓦指挥的吗?
 - 171 弄泥的狗群
 - 198 一个淳朴美好的约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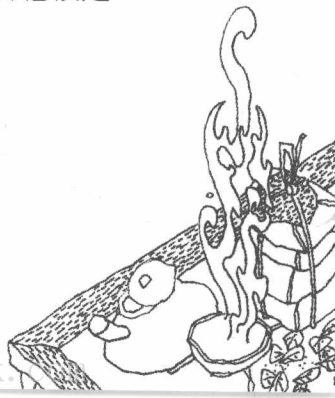
弄泥的草药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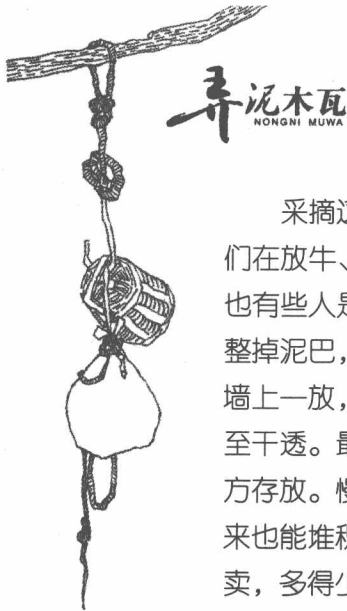
弄泥家的药铺在每年7月初收购一批草药。大车这个山村，临近北海，属亚热带向热带过渡的季风气候区，阳光雨水充足，气候温润，山间野地上，长有很多可以入药的药草，如雷公根、地胆头、车前草、艾草等等，都像是风吹即长，遍地可见。而金钱草、金银花、山鸡米、山鸡草、鸭脚粟等药草也满山皆有。

弄泥的阿乳^①瓜飞把收购来的草药留一小部分在自家的药铺用，大部分转卖给镇上的一家草药收购站。收购站又再转运到博白县或玉林市别处去卖。像艾草，在很多省份的药铺都大量需求，有人专门成立艾草坊，制作艾条向全国各地的药店供货。雷公根、金钱草、车前草和鸭脚粟是下火的药草，可制成凉茶。两广人因气候原因容易上火，会出现面红目赤、口舌溃烂、牙根红肿、咽喉灼痛等症状，常常要喝凉茶下火。在博白县城的街道上就有很多凉茶摊，白州电影院正大门的那一条长街可以说是此县最著名的凉茶一条街。一年四季，人们都习惯每日喝三杯两杯凉茶降火解燥。山鸡草和山鸡米则主要用于制作中药。在大车，这些药草因为满山野地贱长，很容易就能采摘到，所以价格很是低廉。

弄泥的草药垛子

① 阿乳：阿妈的意思。“乳”的客家话读音为“nēn”。





采摘这些药草的主要队伍是村里的阿官儿^①和阿娘儿^②们。他们在放牛、打柴、种菜、摘菜时从某条田埂走过，便顺手采摘。也有些人是在闲时专门去采摘。他们把采摘来的药草带回来以后整掉泥巴，挑去杂草，摊开在竹盖托上，再往瓦屋背上或泥巴砖墙上一放，任由风吹干，随后再在阳光火辣辣的时候将其暴晒直至干透。最后再把晒干了的草药捆好，挂在干燥通风又遮雨的地方存放。慢慢地，这样三日收集几小把五日收集一大捆，一年下来也能堆积不少。他们等到药铺收药这日把存积的所有草药拿来卖，多得少得都好，总之都能卖得一点钱。穷困一些的人家把钱用来给孩子交学费或用来买化肥、油盐等。生活稍好一些的，把钱拿去自由花销，阿娘儿们可能会给自己买手帕、丝巾、凉鞋、发夹或香皂、香粉袋、润肤露，阿官儿则会给自己买凉鞋、皮带或白色的盒刀，那是在大车很流行的开合式小刀。

沙蛭很想买一条黑色胶皮带，带头处有白色铝扣的，只是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他卖草药所得的钱全都被她阿嫂^③没收得干干净净。他阿嫂说，这钱她帮他存起来，给他长大娶老婆用。沙蛭觉得娶老婆的事还太遥远，不着急，眼下着急的是想要一条皮带，能把裤子扎稳。沙蛭跟阿嫂磨着讨过一次钱，阿嫂瞪了他一眼：“你不是已经系着一条大皮带了么？还要买新的？”沙蛭的眼珠子定了一下，再连眨了十几下眼，然后无声地转身走开。他一边走一边用手抓住系在腰头的那条大皮带，用力地往左右挪几下再往上一提。很快，被提起来的裤子又往下掉，正好卡在他的

① 阿官儿：男孩。

② 阿娘儿：女孩。

③ 阿嫂：在这里是妈妈的意思。乡下人信命，让命硬的孩子喊爸爸作阿叔，喊妈妈作阿嫂，以此解除相克。

胯部，他只好又不停地重复刚才的动作。这条老皮带早年是沙蛭的阿叔^①骑连使用的。他用了十五年后换了新皮带，把它给了沙蛭的扭九哥。扭九哥用了五年后又轮到太座哥，太座哥用了三年后才轮到沙蛭。这条皮带轮到沙蛭使用时已经面目苍老、浑身是伤。它断过十几次，在每个断口处都有密集的针脚。有些地方断得很严重，骑连使用铜丝扎扣，让它变得牢实；有些地方的皮磨得太开，阿嫂则用一小片一小片的花布缝补上去。这条老皮带在大车是与众不同的，是历史悠久的，是年纪最老的。这条皮带对于沙蛭来说显得极长，在沙蛭纤瘦的细腰上绕了两圈半才几乎在皮带最末的扣眼处扣上。那个扣眼还是骑连后来用烧红了的铁丝线扎穿的。这条皮带对于沙蛭来说也显得格外沉重，为此沙蛭必须经常提裤头，走路的时候还得经常把肚子鼓起来或把氏弗^②用力撅起来。它铺人把他鼓凸起来的肚皮叫成肚泡或肚波，把他撅起来的氏弗形容成走路慢慢的鸭子的屁股，俗语叫鸭麻顿。沙蛭只要是系着皮带，走路的姿势就没有正常过，不是凸着肚波往左边横迈就是撅着像鸭麻顿一样的屁股往右横着迈步。大车人把这样走路的人形容为老蟹^③。老蟹是螃蟹的经典外号。

除了沙蛭，全家都认为他应该为能系到这条皮带而感到荣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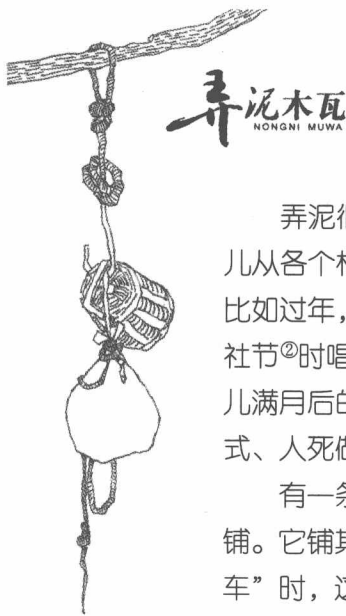
7月初的今天，是弄泥家药铺一年中专门收购金银花、金钱草、车前草、雷公根、地胆头、山鸡米、山鸡草、鸭脚粟、艾草等草药的日子。

① 阿叔：在这里是爸爸的意思。与前文中提到的“阿嫂”同理。

② 氏弗：屁股。

③ 老蟹：读为“lǎo hǎi”。





弄泥很看重这个日子，因为会有很多卖草药的阿娘儿和阿官儿从各个村子赶来，很是热闹。凡是热闹的日子弄泥都看重，就比如过年，过七月节、五月节、冬季节；比如过春灶社节^①和秋社节^②时唱演的鬼儿戏；比如别人娶亲、别人嫁女、出生的小婴儿满月后的满月酒；甚至庙堂开光、坟头检修、捡骨入骨缸的仪式、人死做灾^③的仪式等等。

有一条大车最居中的乡村自然街，大车人把这条街叫做它铺。它铺其实应该叫大车铺，大车人用语速很快的客家话说“大车”时，这两个音就并成了“它”音，久而久之就叫成了“它铺”。“大石头村”也是这样，人们叫来叫去就叫成了“它头村”。它铺街仅四五百米长，街面窄宽不等、弯弯曲曲。它铺街两边的铺面也不太对称，左边的砖瓦房以家居为主，泥墙瓦背^④高低不整，屋檐门庭凹凸不齐；右边铺面为多，泥墙瓦背高度相等，屋檐门庭整齐划一。

它铺的东端是弄泥的家，西头是弄泥家的中药铺。大车人说它铺的头尾都被瓜飞家占去了。

今天桥头周边一定会人群拥挤，热闹如同过大节。

弄泥早早就到药铺来了。菜条也跟过来，却被驱赶。瓜飞担心它的狗毛会挨到草药，所以让菜条只能在沙蛭的修车铺前和扁鼻公它们玩。菜条只好不时远望一下它最喜欢的弄泥。弄泥爬到一张高椅子上高高地站着，左手拿着一根甘草，右手还是拿着一根甘草，随时送到嘴里嚼含。这是她的零食。

① 春灶社节：播种时节，为祈求禾谷长得好而过的节日。

② 秋社节：收获时节，用新米做米粿供奉掌管农事的社神。

③ 做灾：做法事。

④ 瓦背：大车人把屋顶叫瓦背。

现在还太早，没有人来，但很快就会有。弄泥站在高椅子上等待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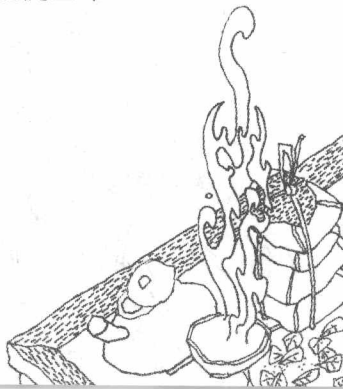
这个中药铺平日主要由弄泥的阿大^①撑着。弄泥姑姑的大儿子也就是弄泥的四表兄来帮忙当助手。他是想来跟大舅学医的，可是他大舅也就是弄泥阿爸新生说他才十六岁，还小，要当医生，嘴上无须人家不信。新生让他在药铺里帮工，跟着他外公熟悉各类中草药的药用，同时也看一些医书，以后有机会再让他跟儿四^②表兄一起陪同进村看病。瓜飞每天傍晚来查账簿对账。药铺的大老板其实是瓜飞。现在瓜飞正在指挥大家干活：阿大负责账目，他管钱比较稳妥，由他认真经手的一分一角一块的数目，几乎从不出错；阿河哥和阿成哥兄弟俩负责把收购来的中草药分类堆放好；四表兄负责称药；儿四表兄负责检查草药中的杂草杂质，他还要协助阿大根据草药的优劣等次定价付钱；大阿姐比较勤快，在家里负责看家做饭等等所有杂碎家务。二阿姐是家里最温柔漂亮最有灵气的人，所以最得全家人宠爱。她比较安静，喜欢捧着书躲在楼里小天台上的月季花下看书，不像弄泥那样爱往人多的地方钻，但是今天大家都忙，瓜飞也要她到药铺来帮忙看铺子，如果有人来买些罗汉果之类的小东西，她就要帮忙照应。新生要下村看病，是不能到药铺来帮忙的，但瓜飞说他今日开出的处方就要他自己带回家里的小药铺抓了。

瓜飞没有给弄泥分派工作，并不代表弄泥会是今天最闲的人。因为一会儿来卖草药的大都是村孩^③，而弄泥就是他们当中一大部分人的头头。

① 阿大：爷爷的意思。

② 儿四：这个表兄小名“儿四”。

③ 村孩：村里的孩子的一种当地叫法。





弄泥站在椅子上，脑子里开始把大车这片村子的村貌掠过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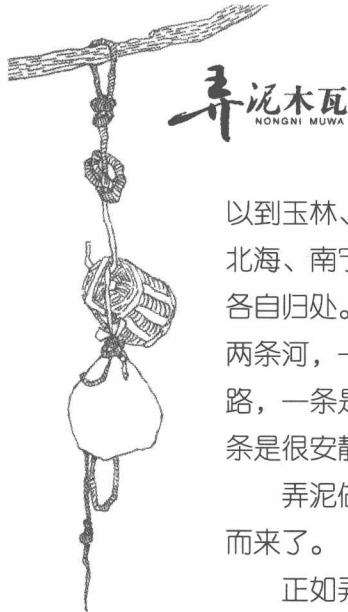
它铺在大车正中。周边的村子有三角村、转角村、藤肚村、秧地洞村、牛骨田、龙田村、六一塘村、下低村、老城、城背、新城、飞子营、浮塘。再往外面的就是近山的村子：石洞、九铺、窝子洞、大坝洞。而在深山里的村子有百姓堂、它头、乌木肚等，水尾村在马肚嶂山脚下。

有人说大车的山形像“入”字，有人说像“大”字，还有人说像“八”字。弄泥却认为大车的山形像“人”字，如果遇到不认同这个说法的人，弄泥就会很凶地喊叫，以图从气势和音量上压倒人家。沙蛭不吵，但会忠诚无比地站在弄泥身边用力盯着对方看，制造无形的压力：弄泥说像“人”就是“人”。

大车的山形是这样，自最高、势若骏马的马肚嶂山开始，向两边拉出两条高高的山脉并以一定的弧度张开，山脉只延伸到紧挨着大车的邻乡三湖的三分之一地界时突然停止。山脉围住的都为平地，平地呈锥状，从宽到窄，直至马肚嶂山脚下时，地形细削如锥尖。马肚嶂山上有一条瀑布，名叫马撒尿。瀑布顺着峡谷流落到山脚，汇入小河，弯弯曲曲穿村过田流经它铺，流经三湖，流经东平镇，在镇头的老牛圩处与南流江一起汇入南流江水中，一直流向博白县，再流向更远的地方。马肚嶂山顶处有一小间守山人居住的石头屋，山顶上平日里人迹罕至，石头屋门前杂草丛生。杂草中偶尔有几个稀疏的脚印，断断续续的，连成了一条隐约的小路。小路经过石屋左侧的一个小坡连入防火线的开道，就这么盘山而下直至山脚，再绕经一些坡田，挨着河流并排外出，一样是穿村过田，经过它铺街中心，经过三湖街中心，一直延伸到东平镇镇头的老牛圩处与另一条从沙河镇而来的泥沙马路交会，再展到街中，左右分开，一头指向博白县，从这头走可

弄泥的草药坛子





以到玉林、南宁；一头指向丛山镇、龙河潭镇，从这头走可以去北海、南宁。只是，路和河相伴到老牛圩处时就从此分开，投奔各自归处。在弄泥看来，这条穿越大车的河和穿越大车的路像是两条河，一条是湿河，一条是干河；也像是两条路，一条是湿路，一条是干路。它们都像在流动，只不过一条是有活力的，一条是很安静的。弄泥总是会有些异于常人的想法。

弄泥估摸着这个时候该有人出村，从四面八方朝她家的药铺而来了。

正如弄泥猜测的那样，离它铺比较远的村子，如三角村、转角村、石洞、九铺、窝洞、大坝洞、百姓堂、它头、乌木肚、枫木等村子开始有了动静。阿娘儿和阿官儿们从村头村尾走出来，刚开始是很零散的三两个，慢慢地人数开始增多。因为这先前的三两个在村角处遇到另外的三两个就结伴同行，接着又还有从别处走出来的人加入，队伍渐渐庞大，直至达到百人的浩荡大队。自石洞村进去，由于山势变化，平地面积被挤得越加紧小，村子与村子挨得很紧密，有些村子甚至只是相隔一小条细泥巴道或一条流水的屋檐沟沟，不同村的两家人的灶屋门窗相对，端碗米饭打门槛坐下来就能面对面地边谈笑边吃。村人与村人之间相交也比较友好，就算不是姻亲也算是同姓宗祠中的叔伯兄弟姑婆姐妹，如果乐意把转弯抹角的关系算算，已隔四五辈外的远亲就能变成不出两辈的近戚。这些村与村间的阿娘儿阿官儿从光氏弗的小孩儿起就打成一片，彼此过村到家吃喝玩住就像嚼咸菜萝卜那么简单又自然平常的事。有些村子的阿娘儿和阿官儿在村头龙眼树下的石板上坐着，等远村的队伍来了再加入一起同行。

远村的大队伍出现时，它铺近村的一些阿娘儿和阿官儿才开始陆续行动。两队人马分别从不同的方向朝着它铺弄泥家的药铺

而来。

离它铺最近的龙田村、城背、老城和新城村的一些阿娘儿和阿官儿也并不急于提着草药往弄泥家的药铺赶，而是在桥头上逗留玩耍，等到远村和近村的队伍渐近了才走到药铺门前的空地。孩童有着响水鱼那样的天性，爱凑热闹，哪里有声晌就往哪里挤，感觉人多了才有乐趣。他们不怕排队费时间，反正他们有的是时间可以用来消磨。他们甚至还在心里默默地企盼着队伍越长越多人越拥挤、弄泥家的人动作越慢他们被拖的时间越多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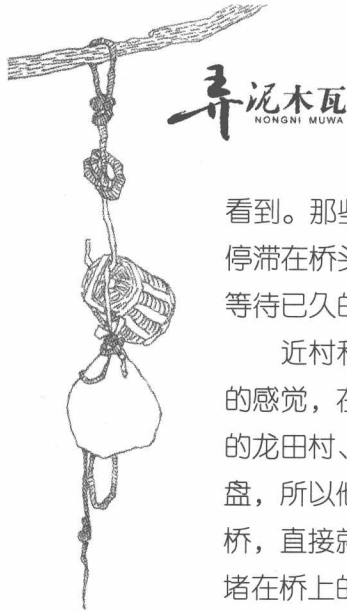
沙蛭把平日在田地里挖的一些车前草和地胆头晒得干干的，留着这个时候卖给弄泥家。他每年从挖到第一棵车前草或地胆头开始就等着卖出的这一天，所以他在这一天显得格外激动。虽然他所有晒干了的草药加起来不过五六斤，卖不了多少钱，但他还是激动。沙蛭心情激动的时候脸会更黑，小黑豆般的眼睛闪闪发光。又因为他激动起来就会连续眨眼，所以从他那小豆眼里发出的光就不停地闪呀闪，闪得狗见了都眼花。太座的草药要比沙蛭的多一些，他是去山里采来金钱草和金银花的。太座感觉他这次的收入远比沙蛭的多，老冲沙蛭龇牙，嘲笑他的草药少。沙蛭尽量避开太座，他怕一不小心触动太座的某根神经又招来一阵打骂。太座打沙蛭从来不需要理由。

桥头的两边石栏上坐满了卖草药的村孩，并且不断有人涌来。儿四表兄朝他们喊起来：“先来的就排队，可以称药啦。趁人还不多的时候赶紧把你们的药卖啦。”桥头上的这些村孩全看着儿四表兄，可就是没有人动。儿四表兄又喊了几次，还是没有人动。他们就是特地等人多热闹的。

远村和近村的两支队伍才刚接近它铺两头的街口时，就有人

弄泥的草药摊子





看到。那些看到的人用尽力气狂奔大喊：“来啦——来啦——”停滞在桥头上的那堆村孩顷刻间跳起来疯狂尖叫着。这可是他们等待已久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近村和远村的村孩们到它铺来时或多或少有一种自己是外人的感觉，在这种潜意识里它铺被看成了它铺的村孩或与它铺邻近的龙田村、新城、城背村、六一塘村等几个村子的村孩子们的地盘，所以他们到了这儿都不约而同地谦和些。从远村来的不用过桥，直接就可以到铺门口。而近村来的那些人经过石桥的时候，堵在桥上的那帮村孩会自动闪到两边，让出一条小小的道给这些人过。他们瞪大眼睛看着每一个从面前走过的人，发现有同班同学或认识的邻班学生在这行进的队伍中时，便会打声招呼。虽然只是“嘿”的一两声招呼，威力却不小：打招呼的人会很自豪，仿佛自己能认识外村的人是件了不得的大事，能引来很多观望者羡慕的眼光；被打招呼的人也满心欢喜，感觉自己在它铺是有熟人的，可以不用那么慌张，同时也觉得自己在同行者中多了几分荣耀。

远村的村孩、近村的村孩、它铺邻村的村孩和它铺街的村孩汇集到了一起，药铺门前的空地上挤满了人。队伍排得很长，一边伸向石桥这头，一边伸向老城村前的泥沙马路那头，甚至快到新城的城门外。弄泥站在椅子上无声地看着这些人，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好像自己较之其他人有特别之处。

这些村孩聚在一起时，气质神情有明显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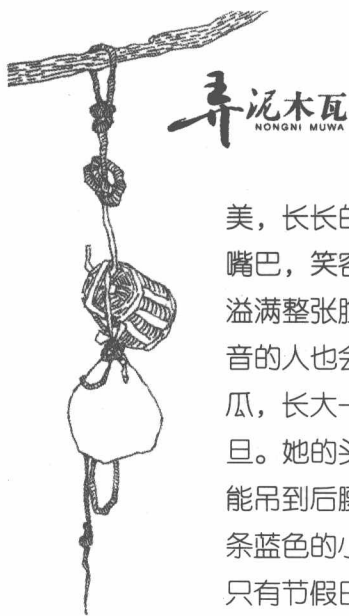
远村的村孩看上去要更加质朴些、淳厚些。他们不是独自一人或三三两两，也不会那么清楚地划分阿娘儿和阿官儿的界线，他们会几十个人成团地挨在一起，好像都是一家人的孩子那样自然而然地展现出友善团结的一面。他们不会到处乱跑，不会到处乱看，

也不会大声说话。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二三十个阿娘儿穿同样的花上衣，别同样的发夹，穿同样的白色凉鞋，手提同样的红色碎花布袋。阿官儿们也是几十个人留同样的寸板头，穿同样的褐色软胶凉鞋，穿同样的白色吊耳背心和蓝色的长裤。如果单看他们一个人这样穿着打扮，会显得比它铺邻村的孩子们土气，但是从整体上看他们就很有气势，足以让所有别处的村孩们羡慕。

近村的村孩比远村的村孩稍稍活跃些，又比它铺邻村的村孩要稍微静一些。它铺邻村的村孩比较好动，说话声音也是高高地扬起，走路有时像一阵乱刮的风，有时又像风中摇摆的树，这可能跟他们经常被大人们派出来买东西有关，行走速度就是在那日复一日的来回奔跑中练就的。他们中也只有同胞姐妹或兄弟才留同样的发型穿同样的衣服和鞋子，大多都是一人一个样，所以整体显得花哨得多。三妞、风尾、朱天琴这三个阿娘儿就是最好的形象代表。三妞是天然髻发，经常穿着白色碎花棉布裙子。那样的裙子她有三件，是她在城里做生意的大哥的女朋友给她买的。她还经常爱穿白色的印花凉鞋，那也是她大哥的女朋友给她买的。另外她大哥的女朋友还给她织了一条粉红色的围巾，围巾两头是小兔耳朵的样子，很好看。全大车的阿娘儿也仅三妞有这样好看的围巾。三妞有一种天然的高贵气质。大车人看到电影里的夫人、大小姐，就会自然联想到她。再说风尾吧，她不穿裙子，从来不肯穿，她不敢把胳膊和腿露出来晒，所以哪怕是炎炎夏日也穿着洗得很干净的长裤和长袖上衣。另外她的最大特点就是总留着齐耳的学生头，刘海也和别的头发一样长，大部分向左斜分，然后在近耳处夹一枚小小的粉红色的月季花发夹。那枚发夹是她的一个亲戚从绍关带来送给她的，大车所有阿娘儿都没有，这是唯她独有的骄傲。朱天琴个子比弄泥还小，五官长得很精

弄泥的草药臊子





美，长长的小瓜子脸，弯弯的小半月眼睛，尖尖的鼻子，小小的嘴巴，笑容很好看。她的眼睛好像只那么轻轻弯一下，笑容就会溢满整张脸。朱天琴的声音还很好听，清清的亮亮的，听到她声音的人也会跟着快乐起来。大车人说她长得好，脸形是细细一条瓜，长大一朵花。大车人还说她以后可以进博白县的采茶团当花旦。她的头发是阿娘儿中最长最乌黑光亮的，扎一个马尾，发梢能吊到后腰间，奔跑起来长长的头发甩来甩去很好看。她还有一条蓝色的小丝带，用来扎马尾的，不过朱天琴很看重这条丝带，只有节假日去东平镇或学校来了新老师新同学的时候她才会用这条丝带扎头发，除此之外她都会把它好好地珍藏在床头的盒子里。

相对来说，它铺邻村的孩子们可能或多或少会自信一些，那种自信源自大人们的影响，而且是具有超前性的，阿官儿们会觉得靠近它铺生活，出入方便，湿田多好耕种，长大了比远村的阿官儿要容易娶媳妇。

而说到它铺街的阿官儿，代表就是瓜飞家的阿河、阿城，骑连家的扭九、太座、沙蛭，其招家的阿六、阿七，玉明家的勾八、阿一，老美婆家的少七。他们的大致特点都是行走在它铺街时神态比较舒展自然。它铺街阿娘儿的最佳代表人物当然是弄泥啦。说实话，弄泥的大阿姐二阿姐长得都很好看，就弄泥长得普通平凡。弄泥个子小，头却很大，头发稀少泛黄。她的脸大而扁平，眼睛大，鼻子小，嘴唇薄薄像镰刀，一看就是能说会道的人。她的脚很小，手指尖细，老人都说这样的手脚好，是不用干粗活就能吃闲饭的命。她的眉眼间透着阿官儿的野气。她扎着小辫子穿着花裙子不说话的时候还有点儿乖阿娘儿味，可她要是出声了又走动起来的时候就可怕了，穿着裙子也敢像猴子一样爬

树。比起三妞、风尾、朱天琴她们所令人羡慕的东西来，弄泥拥有更多同龄阿娘儿们羡慕的东西，比如她大阿姐二阿姐给她买有很多裙子，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裙子加起来十多件，并且还有很多冬袜子和一双漂亮的白色波鞋、一双红色的软拖鞋、一双白色的软胶凉鞋。她的头发虽少，但扎头发的蝴蝶结、丝巾之类的饰物可多了，都是她两个姐姐买回来给她的。弄泥也很勇敢地把几枚蝴蝶结扎在稀少的黄头发上，把整个大脑袋弄得花里胡哨。可无论弄泥再怎么打扮，也打扮不出三妞那般好的容貌气质。

弄泥身上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霸气和善良，这两种反差极大的特质很奇妙地交织在她身上。她对朋友很爱护，对比她弱小的人和动物很善待，对待有些事表现得很大气，这一点像瓜飞。但她的天性之中又有一种器张气焰，有些事干脆以武力解决。有时候看到有人凶巴巴地欺负她的同伴，她会以暴制暴，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打架，但她打架不是乱打一气，她能很迅速地判断出对方的弱点，看准时机突发进攻，所以她往往出战必胜。个子那么小的她往往能把大个子的阿官儿打到痛哭不止。她最荣耀的恐怕就是在她小学三年级时为了保护牛骨田的巴澎而把太氏弗^①打哭的那一战，自那时起她就取代了太氏弗在学校的校霸地位，同时还收服了好几批别村的散兵游卒，势力猛增。但她也能把好事弄成坏事。比如，学校在“雷锋节”前后号召学生要帮助孤寡老人，弄泥就积极地到处寻找能帮助的人。当她知道风尾的阿嬷^②想要两根鸡毛挖耳朵时，就带着菜条奋力去捉鸡，同时还发动所有她能发动起来的阿娘儿和阿官儿们拔鸡毛。于是，它铺街和很

① 太氏弗：一个小孩的外号。详见同系列小说《巴澎的城》。

② 阿嬷：奶奶。

